

古人「喝热水自由」

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喝热水的习惯,可是,现代人随手可得的热水对古人来说却是奢侈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

在古时,木炭是烧火做饭的最佳燃料,但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的。因为其价格特别昂贵,一般只有皇宫、官府及富贵人家才用得起。自古,宫廷和官府衙门的用炭都有供炭制度作保障。唐朝的“木炭使”、元朝的“柴炭局”、明朝的“惜薪司”、清朝的“柴炭处”等,均下辖柴炭厂、山林及专属的樵夫,负责为宫廷和政府部门采办燃料、制作木炭。而作为普通的老百姓,他们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,要想用木炭来烧火、做饭那是难上加难。

煤最早用于日常生活,大概是在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,当时称为“石炭”。那个时期的煤由政府实施管控、统一售卖。比如,宋徽宗时,“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”,朝廷大获其利。这种专卖政策,往往导致煤价高昂,一般民众不可能使用。

木炭价格昂贵,煤炭又在政府的管控当中,于是乎,老百姓想要烧开水便成了一种奢望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冬天,开封城“民间乏炭,其价甚贵,每秤可及二百文”(“秤”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,十五斤为一秤)。可供参考的一个物价标准:大中祥符元年,北宋襄、许、荆南、夔、峡等地的麦子是12文一斗,大米是30文一斗)。眼见,这寒冷的冬天,民众实在熬不下去了,政府才将自己控制的煤炭拿出来,以最低价投放市场。民众蜂拥抢购,发生了踩踏至人死伤的惨事,难得的低价煤成了踩踏事件的罪魁祸首,由此可见,因为政府的管控下,便宜煤是十分稀缺的。

既然普通民众烧不起炭,煤也买不到,那就只能烧秸秆和杂草这些“柴薪”了。遗憾的是,柴薪虽然是很低端的烧火燃料,但缺少柴薪却是古人生活的常态。比如,唐武宗时期,日本僧人圆仁来到大唐,他看到,山东一带的普通百姓,因为燃料匮乏,“不曾煮羹吃,长年惟吃冷菜”,即使来了极尊贵的客人,“便与空饼、冷菜”,作为招待的佳肴。这些底层人,热饭热菜都吃不上,自然别提烧开水分来喝了。正因为如此,缺柴少薪成为历代文人哀咏的主题之一。唐代诗人孟郊在《苦寒吟》中哀叹“敲石不得火,壮阴夺正阳”;北宋诗人赵扩买不起柴,只好“毁车充薪”,把家里的车拆散了,用来生火做饭;南宋诗人韩淲,“家贫无人去拾柴”,只好在寒冬里咬紧牙关;元曲《朝天子·客况》里记载,穷人家因为柴薪不够,只能听凭冷雨寒风摧折……

宋元时期,情况稍微有些好转,这个时期出现了独立运营的茶肆、茶楼、茶坊,喝茶的风气逐渐渗入底层社会。但普通人还是承担不起每日烧开水煮茶的燃料成本,他们只能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从茶贩手中买些茶水来喝。

到了清代,“戒饮凉水以防坏腹”的风俗,仍只存在于上层社会,大多数的底层民众仍然喝凉水。当然,如果水太脏,古人也会做一些适当、有限的处理,让生水稍微干净些……

新中国成立之后,政府加强了“喝开水有利人体健康”的宣传和推广,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一再号召“要反复教育群众喝开水和消毒过的水,不喝生水”;由各级政府编纂的《农村卫生院课本》也一致要求卫生员应当积极宣传喝开水的好处,带动群众养成喝开水的好习惯……至此,热开水才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

古人暖脚神器 ——汤婆子

在数九寒冬,古人家中取暖主要靠火盆。然而漫漫长夜,床铺被窝冰凉,谁来暖被窝呢?聪明的古人发明了一种暖脚的神器,名字叫“汤婆子”,既简单实用,又温馨浪漫。汤,古代汉语中指滚开的热水,又是百家姓之一;婆子,则指老婆,民间又称老婆为“暖脚的”。虽然是一种物件,但是名字很人性化,充满感情色彩。

汤婆子,又称锡夫人、汤媪、脚婆等,其材质多为铜、锡或陶瓷,呈圆形或椭圆形,上方开有一个小口,热水从此灌进去后,旋好螺帽,帽内有厣子,以便拧紧,防止漏水。再套上一个大小、形状相仿的布袋,睡觉前放在被子里,这样晚上睡觉时被窝里就暖融融的。此物出现应不晚于北宋,先是在士大夫中流行。当时的文学家苏东坡专门送给好友杨君素一个汤婆子,并附书信一封,其中写道:“送暖脚铜缶一枚,每夜热汤注满,塞其口,仍以布单衾裹之,可以达旦不冷。”信中介绍了使用方法,表达了苏东坡对此物的喜爱之情。同时期的文学家黄庭坚写有《戏咏暖足瓶》诗二首,诙谐幽默。其一曰:“小姬暖足卧,或能起心兵。千金买脚婆,夜夜睡天明。”其二曰:“脚婆原不食,缠裹一衲足。天日更倾泻,颓面有余燠。”意思是小妾暖脚睡觉,有时不免生情欲,而用脚婆暖被窝,心无杂念,一觉睡到天明。并且使用简便,早晨起来还能用里面的温水洗脸,一举两得。从中也可知汤婆子价格不菲,不是贫民阶层能用得起的。南宋诗人顾逢有首诗名叫《汤婆子》:“蟠然一器微,有用在冬时。永夜寒如许,孤衾暖不知。少年皆见弃,老者最相宜。却恨无情处,春来便别离”,对汤婆子描写得更加详细、具体。

汤婆子因实用性强,备受人们青睐,历久不衰。元代佚名编著的《东南纪闻·卷三》记载:“锡夫人者,俚谓之汤婆。鞴锡为器,贮汤其间,霜天雪夜,置之衾席,用以暖足,因目为汤婆。”明代官至礼部尚书的吴宽写有传奇文《汤媪传》,有丰富故事情节,将汤婆子拟人化,赞美了“她”的品德和功能。其中写道:“媪为人有器量,能容物,其中无钩钜,而缄默不泄,非世俗长舌妇人比。性更恬淡,贵富家未尝有足迹,独喜孤寒士,有召即往,藜床纸帐,相与抵足寝,和气蔼然可掬。”在《金瓶梅》《醒世恒言·卷四》等明清小说中,也能够看到汤婆子的身影,如曹雪芹在小说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一回中就说到汤婆子:“袭人回家奔母丧,晴雯便忘了为宝玉暖被铺,说,‘终究暖和不成,我又想起来,汤婆子还没拿来呢。’麝月道:‘这难为你想!他素日又不要汤婆子。’”清代文人曹庭栋在其老年养生专著《老老恒言·卷四》中介绍说:“有制大锡罐,热水注满,紧覆其口,彻夜纳诸被中,可以代炉,俗呼‘汤婆子’。”民国时期,汤婆子仍很盛行。徐珂创作的掌故遗闻汇编《清稗类钞》记述:“铜锡之扁瓶盛沸水,置衾中以暖脚,宋已有之。”在曹禺的戏剧《北京人》第一幕中,曾思懿说:“你听,大半夜了,愫妹妹还下厨房拿水,给爹灌汤婆子呢。”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随着橡胶制品的普及,开始出现橡胶暖水袋,逐渐取代了汤婆子。
(据《西安晚报》)